

鲁迅与清代狭邪小说

王吉鹏, 于 宁

(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辽宁大连 116029)

摘 要: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通过历史考证和文本分析, 考评了清代狭邪小说的艺术渊源、发展阶段、内容及艺术特点, 很多观点至今仍泽被后人。但鲁迅的狭邪小说观还具有局限性, 他对狭邪小说的滥觞之作、成因、阶段性变化原因及使用方言写作等问题的论述都不尽如人意。

关键词: 鲁迅; 清代狭邪小说; 关系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1-0070-06

“狭邪”的本意是狭窄弯曲的小巷, 由于古代娼妓多居住在那样的地方, 后来就用“狭邪”代指妓女。到了明代, 士大夫被禁止狎妓, 但招优却可以。于是“达官名士以规避禁令, 每呼伶人侑酒, 使歌舞谈笑……其流行于是日盛。清初, 伶人之焰稍衰, 后复炽, 渐乃愈益伪劣, 称为‘像姑’, 流品比于娼女矣。”^{[1]264}这说明伶人扮演了与娼妓类似的角色。自古以来, 这种狎妓招优的畸形社会现象在文学史上就有所表现, 到了晚清已经达到了繁盛, 具备了成为流派的基本特征。简言之, 清代狭邪小说是“十九世纪初形成的小说流派, 它以妓院梨园为主要表现空间, 以名士名妓、优伶鸨仆为主要表现对象, 其文体形式多为长篇章回体”^{[2]12}。

此类小说的开山之作是以妓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风月梦》, 此外, 还有《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用专门的章节对清代狭邪小说加以介绍和评价, 同时, 在现代杂文批判现实的过程中丰富和完善了其观点。鲁迅的狭邪小说观在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 很多观点至今仍泽被后人。但我们也发现, 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 重新梳理鲁迅与清代狭邪小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鲁迅对清代狭邪小说的研究

鲁迅通过历史考证和文本分析, 研究了清代狭邪小说的艺术渊源、发展阶段、内容及艺术特点。并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其价值作出评价, 其中多为切中肯綮的见解。同时, 鲁迅将清代狭邪小说作为文化资源应用于杂文中, 不但给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增加了说服力, 而且更是用调侃的语调在谈笑中丰富了其狭邪小说观。

(一) 鲁迅分析了狭邪小说的成因

他从文学沿革角度认为狭邪小说的艺术渊源是明清人情小说, 是《红楼梦》续书的余波。《红楼梦》之后, 续作很多, 都“各竭智巧, 使之团圆, 久之, 乃渐兴尽, 盖至道光末而始不甚作此

收稿日期: 2007-06-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第一批研究项目(01JA750.11-44031)

作者简介: 王吉鹏(1944-), 男, 江苏东台人, 教授, 研究方向: 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等书。”^{[1]271}可是其余波仍广远，由于寻常人家里的佳人毕竟不多，波澜不足以吸引读者，于是文人们开始使用《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优伶和妓女，场景也由大观园改为梨园和妓院。正如鲁迅所说：“惟常人之家，人数鲜少，事故无多，纵有波澜，亦不适于《红楼梦》笔意，故遂一变，即由叙男女杂沓之狭邪以发泄之。”“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1]271}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中鲁迅又写道：“但要叙常人之家，则佳人又少，事故不多，于是便用了《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优伶和妓女之事情，场面又为之一变。”^{[1]348}总的来说，鲁迅认为狭邪小说的兴起是以表现对象的转换和表现场景的变化为原因的，这种观点可以得到佐证：《花月痕》里大段提到《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的作者也标榜要写一部吴语的作品与《红楼梦》抗衡；《青楼梦》更是作者主观刻意对《红楼梦》的模仿。邹弢在《青楼梦·第十四回》的评点中明确指明了这一点：《红楼梦》有三十六钗，《青楼梦》有三十六妓。《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由神瑛、绛珠下凡而来，《青楼梦》的主人公金挹香、钮爱卿也系金童玉女降谪人间。

（二）鲁迅总结了清代狭邪小说的发展过程

他认为“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1]349}这种划分方法是比较科学的，狭邪小说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品花宝鉴》、《青楼梦》、《花月痕》是“溢美”之作，文中的名优和妓女既有美人之形，又兼具才情，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对人能付出真情，哪怕为所爱的人忍受痛苦折磨甚至死亡。名士们无论得志与否都才学深厚，情理兼顾。人物虽与《红楼梦》不同，而仍以缠绵为主，所描写的伶人与狎客，也和佳人与才子差不多。之所以称“溢美”，因为这里有很大的理想成分，表现的是文人自认为应该或希望如此的世界。现实当中“修齐治平”理想的无法实现，只好在小说中虚幻地建构起来，如《青楼梦》作者认为唯有妓女是才子的知己：“当世滔滔，私人谁与？竟使一介寒儒，怀才不偶，公卿大夫竟无一识我之人，凡不若青楼女子竟有慧眼识英雄于未遇时也。”^[3]小说主人公金挹香其实是作者自己的心理补偿。十数个妓女陪挹香左右，其风流梦在青楼实现，后又捐职得官，实现了他“护美人”、“报亲恩”、“敦琴瑟”、“扶子女”（第一回）的理想。在现代杂文中，鲁迅又用诙谐调侃的语气进一步道出“溢美期”狭邪小说的内部旨趣：“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4]299}

到了“近真”阶段，《海上花列传》出现，所写“妓女有好有坏，较近于写实了”^{[1]349}。该书客观描写妓界生存世相，绝少夸张。如实记载了娼女的重利贪财，狎妓者的重色虚伪。鲁迅认为此书能自践作者第一回所称的：“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1]272}之效，故可称为“平淡而近真”之作。

而“溢恶”阶段的狭邪小说，如《九尾龟》等，鲁迅认为“所写的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像了无赖”，“大都巧为罗织，故作已甚之辞，冀震聳世间耳目。”“故意夸张，谩骂起来；有几种还是诬蔑，讹诈的器具。人情小说底末流至于如此，实在是很可以诧异的。”^{[1]349}这种评价显示了鲁迅对这个阶段的狭邪小说持强烈的蔑视、贬抑和批判的态度。在杂文中，这种态度表现得更加明显，鲁迅是这样描写“近真”和“溢恶”期狭邪小说作品的：“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

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见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 (加) 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4]299}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韩南在《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中认为:虽然鲁迅对狭邪小说种类的划分方法较为合理,但这三种类型与历史阶段的时间性并不对应,即不是时间上的相承关系。他写道:“他写那篇文章的当时(鲁迅写《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时候——笔者注),没有注意到《风月梦》,这部烟粉小说有作者在1848年写的序,且显然属于‘近真’的那一类。”韩南认为这部小说内容上属于“近真”期,而时间上却产生于“溢美”期,这种不对应使他下了这样的结论:鲁迅“对历史阶段的见解再也站不住脚了。”^[5]其实,小说《风月梦》的作者写作目的确实是如邗上蒙人在《风月梦·自序》中所说:“或可警遇醒世,以冀稍赎前愆,并留戒余后人,勿蹈覆辙”,这似乎与“近真”期的狭邪小说相一致,但本书中的妓女们还是“常常有企盼遇见恩客将她救出火坑从良做人的强烈愿望,因而也使古代妓院有了些许温情与风尘知己之感。”^[6]她们后来或骗钱离开,或嫌贫爱富令攀高枝,也是由于对那些她们寄予希望的男性的某些做法失望灰心后而做出的选择,在“近真”、“溢恶”期的小说中是没有她们最初的那种对于真情的渴望的,有的只是虚情假意,矫揉造作。所以,姑且不论鲁迅是否注意到《风月梦》这部小说,但从阶段划分,还应该将它归为第一阶段的狭邪小说中,鲁迅的划分方法在历史阶段上也是可以对应的。

(三) 鲁迅对狭邪小说文本内容和艺术方面的特点作出了精当的总结和评价

内容上,鲁迅认为前期的狭邪小说多未跳出才子佳人小说模式。关于才子佳人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明之人情小说(下)》中认为它写的“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1]169},形成一定写作套路,大同小异,价值不高。正所谓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在杂文《论睁了眼看》中,鲁迅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7]可见,这种小说从内容形式到人生哲学都是不可取的。而发展到狭邪小说,只是将佳人换成妓女,才子换成狎客罢了,实质并未有所突破,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品花宝鉴》中“作者之理想人物如梅子玉杜琴言辈,亦不外伶如佳人,客为才子,温情软语,累牍不休,独有佳人非女,则它书所未写者耳。”实际上并“不能摆脱旧套。”^{[1]264}而《花月痕》“其书虽不全写狭邪,顾与妓人特有关涉,隐现全书中,配以名士,亦如佳人才子小说定式。”^{[1]266}《青楼梦》中则“只有妓女是才子的知己,经过若干周折,便即团圆,也仍脱不了明末的佳人才子这一派。”^{[1]348}

结构上,鲁迅指出部分狭邪小说存在着画蛇添足的拼凑现象,如对小说《花月痕》,鲁迅认为:“至结末叙荷生战役,忽杂妖异之事,则如情话未央,突来鬼语,尤为通篇芜累矣。”^{[1]267}小说结尾几回,用对农民起义极端敌视的态度诬蔑捻军、太平军农民起义,夹杂队妖妇、妖民、显灵的描写,实在是全篇败笔。雷瑛在《雷颠随笔》中也认为:“《花月痕》小说,笔墨哀艳凄婉,为近代说部中之上乘禅,惜后半所述妖乱事,近于蛇足,不免白璧微瑕。”^[8]对狭邪小说的语言,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作品语言失当之处。如说《花月痕》“诗词简启,充塞书中,文饰既繁,

情致转晦。”^{[1]267} 这部小说中的诗词过多，甚至与行文疏离，对情节作用不大，反而影响小说畅达，成为累赘。《小奢摩馆脞录》中印证了这一观点：作者晚年“学行益高，惟时念早岁所为诗词，不忍割弃，乃托名眠鹤主人，成《花月痕》说部十六卷。以前所作诗词，尽行填入流传世间，即今所传本也。”^[9]

二、鲁迅狭邪小说观的局限性

鲁迅在狭邪小说的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观点直到现在还依然在学术史上熠熠生辉。但如果后来者的研究囿于权威的观点，那么无疑只会悲哀地止步不前。只有经过进一步地发掘，找出权威研究中的密中之疏，质疑、完善、进而超越前人，才是当前研究的旨归所在。下面我们探讨鲁迅狭邪小说观的局限性：

（一）鲁迅对狭邪小说的定义属勾勒轮廓型，对其滥觞之作的定位不够准确

鲁迅这样写道：“若以狭邪中人物事故为全书主干，而组织成长篇至数十回者，盖始见于《品花宝鉴》，惟所记则为伶人。”^{[1]264} 《品花宝鉴》刊印于1849年，而以妓女和纨绔子弟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风月梦》则发表于1848年，这本书按照鲁迅的定义是符合狭邪小说范畴的，却没被鲁迅注意到。该书虽然文学价值不甚高，却在一些方面给后来的狭邪小说以巨大的影响，是具有入史价值的。如在第一回中作者声称以过来人的现身说法“警迷醒世”，这种开篇便点明劝戒主旨的做法，就成为以后狭邪小说使用的定式。同时，《风月梦》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有向个性化发展的端倪，用胡适先生的话说就是，已有稍稍描写妓女个性的书。

（二）鲁迅对狭邪小说的成因偏重于艺术渊源探寻，对其发展传统与外部影响原因都没提及

狭邪小说的发展具有自身传统。中国古代小说中对妓女题材的涉入对狭邪小说提供了文学基础，产生了价值影响。唐传奇《李娃传》中，妓女李娃鼓励落魄书生求取功名，后来书生功成名就，李娃的爱情圆满才实现。这成为狭邪小说中妓女劝名士走正途情节的心理积淀。宋传奇《谭意哥传》中，妓女谭意哥从良后要求张正字通媒妁，行聘礼，名正言顺娶其为正妻的情节成为狭邪小说中妓女从良时要求名分价值选择的先声。而明拟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妓女辛瑶琴舍弃荣华富贵，嫁给卖油郎追求真爱，杜十娘在在爱中受骗受伤，用自己的死控诉负心人的做法，说明了明代妓女已经开始追求被爱和被尊重，他们不惜牺牲生命来维护人格的独立。这也对清代狭邪小说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有所影响。可见，“从唐传奇对‘情’的执著，到宋传奇受‘理’的制约，再至明拟话本‘人’的朦胧觉醒，狭邪小说自身已经积淀了丰厚的内蕴，故能在晚清形成流派，达到高潮。”^{[2]13}

狭邪小说的兴起还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上海租界的经济繁荣风气奢靡滋养了妓业，为狭邪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表现对象；科举废止，都市灯红酒绿畸形繁荣，文人对权贵既痛恨又羡慕，于是用小说虚构自己爱情和人生理想的实现从而得到心理的满足，这是狭邪小说作者的创作动机；近代报业的发展和小说读者群的形成为狭邪小说提供了传播途径、报酬激励和阅读对象。

（三）鲁迅对狭邪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仅是客观划分出段落，并未分析变化的原因

笔者认为对狭邪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进一步地深入剖析是必要的，狭邪小说呈现阶段性变化的原因存在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畸形的社会心态影响下产生了真实的社会变化，狭邪小说的阶段性变化是社会变化的折射产物。自《风月梦》（1848）到《九尾龟》（1910）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在商品经济刺

激下越来越趋向于疏离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一切活动都以趋利务实为衡量标准,人们以富有为荣、贫困难为耻,甚至“笑贫不笑娼”。青楼中再没有唐代冶游那重风雅、解音律,又能与人付出真情、心心相印的佳人,而是纯粹的商业利益趋动下的买与卖的关系。在“溢美”期如果还存有些许名妓与文人互相欣赏产生爱情的可能,“近真”与“溢恶”期的青楼中就完全消弭了知己与才情,有的仅是纯粹的商业交换。

另一方面,文人的创作心理由追怀青楼情爱梦幻到彻底失望转用而用恶意丑化的方法以泄其愤,也导致了狭邪小说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虽然清末社会确实是世风日下,但程度并不至于使后期的狭邪小说作者采取诬蔑、讹诈甚至谩骂的态度。鲁迅对“人情小说底末流至于如此”感到“实在是很可以诧异的”^{[1]349}。其实联系文人创作心理,这种现象也在情理之中。“溢美”期狭邪小说的创作承唐代冶游母题,文人们发现清末妓女已不如唐代那般德才兼备、重义轻利,于是便用描写理想平康世界的方法追怀往昔。他们描写的青楼世界推崇爱财重情、诗酒酬唱,文人既可得到身心的愉悦,又可保持对爱情的憧憬。但是,只是在虚构中构筑理想青楼图景毕竟是自欺欺人,随着清末社会的不断腐化,青楼更快地向纯商业化经营转变,文人们的传统浪漫情感迷雾被无情拨开,他们认识到在这里根本无法实现爱情理想,曾经的青楼传奇已经成为永远的过去。失望之余他们倍感痛心、由爱生恨,于是用矫枉过正的谩骂和攻击以求心理平衡。这就导致了后期狭邪小说进入到“溢恶”阶段。

(四) 鲁迅认为后期狭邪小说衰落的原因之一是用苏白方言进行创作,这种观点有些偏颇

他说“如什么倪=我,耐=你,阿是=是否之类,除了老上海和江浙的人们之外,谁也看不懂。”^{[4]301}当然,为了方便更多读者阅读而使用统一的白话来作文无可厚非,但如果作者的描写对象处于某一方言区,他们日常生活中也都讲方言,那么作者创作时刻意把人物的话“翻译”成白话则会损失作品的地域神韵,特定人物的塑造也不能形神毕肖。语言是要持续不断发展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方言的加入正是给白话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生命。如《海上花列传》中叙事用白话,记言或对话用吴方言;《九尾龟》中记事和一般人物讲的话用白话,妓女讲的话用苏白。这种对于方言的原汁原味地使用,有利于将各种人物的神态举止都刻画得惟妙惟肖,最大程度地发挥了语言的传达表意功能。

此外,鲁迅对后期狭邪小说完全否定的看法也是存在偏激成分的,客观上讲,这些小说对于反映清末民初转型期社会风气,特殊女性的形象和心理等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认识价值的。这一点许多前人学者在研究中已多有论述,这里不加赘述。

参考文献

- [1] 鲁迅. 鲁迅全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2] 侯运华. 晚清狭邪小说新论[M]. 河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 [3] 邹弢. 青楼梦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1.
- [4] 鲁迅. 鲁迅全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5] [美]韩南. 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M]. 徐侠,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39-40.
- [6] 栾梅健. “溢恶”期狭邪小说的历史价值及文学的现代起源[J]. 文学评论, 2007, (3): 74-78.
- [7]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55.
- [8] 蒋瑞藻. 小说考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277.

[9] 郭延礼.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355.

Lu Xun and Prostitute-related Novels of the Qing Dynasty

WANG Jipeng, YU Ning

(Graduate School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China 116029)

Abstract: Lu Xun has researched and evaluated its artistic origins, development stages, contents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prostitute-related novel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ovel* through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textual analysis. Many views still benefit his future generations. But we need to know that Lu Xun's concept of prostitute-related novels also has its limitations which can't be ignored. Some of his arguments are not complete and sound, such as the origin and the cause of prostitute-related novels, the reason for change, and the use of dialect.

Key words: Lu Xun; Prostitute-related novels of the Qing Dynasty; Relationship

(编辑: 刘慧青)